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下 册

[美] J. P. 查 普 林 著
T. S. 克拉威克

林 方 译



20985634

商 务 印 书 馆

1984 年 · 北京



985634

**SYSTEMS AND THEORIES
OF PSYCHOLOGY**

by

James P. Chaplin

T. S. Krawiec

Fourth Edition, 1979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New York, 1979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下 册

[美] J. P. 查 普 林 著
T. S. 克拉威克

林 方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 2017·319

1974年9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40 千

印数 17,000 册

印张 14 3/4

定价: 1.80 元

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下)

目 录

第十一章 思维和语言	7
思维的类别	7
历史背景	9
构造主义对思维过程的想法	12
机能主义和思维过程	15
行为主义和大反叛	19
完形心理学和思维过程	21
语言行为	49
第十二章 动机	62
科学前时代的动机心理学	64
弗洛伊德和里比多论	68
阿德勒和个性心理学	73
荣格和分析心理学	75
后弗洛伊德心理学中的动机理论	78
莱温的场论	81
动机理论的新近和当代趋向	90
第十三章 情感与情绪	118
构造心理学中的感情与情绪	120
机能主义和情绪	126
完形心理学中的情绪	129
从行为主义观点看情感与情绪	129
坎农-巴德的情绪理论	132
心理分析学的情绪观	135

后弗洛伊德精神病学中的情绪	138
情绪理论中的当代发展	141
概要和评价	148
第十四章 行为的生理理论	150
早期的机能皮质定位理论	151
迷津学习中大脑皮层的作用	157
分辨学习中的皮层定位	161
问题解决与大脑皮层	164
人类皮层定位	167
记忆痕迹	171
动力过程和下皮质	183
下丘脑, 躯体需要的调节和情绪	190
概要和结论	206
第十五章 定量心理学	208
定量方法的起源和发展	209
心理测验运动与智力理论	212
测验中的争论	224
学习的定量理论和模型	232
信息加工理论	240
信息加工论应用举例	243
结束语	249
第十六章 个性	251
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	252
R. B. 卡特尔的因素体系	257
奥尔波特的个体心理学	267
H. A. 默里的人格学	275
罗杰斯的自我论	283
存在主义与个性理论简说	289
行为主义与个性	293

概要和评价	303
第十七章 社会心理学的体系和理论	306
社会哲学	308
社会经验论	309
社会分析学	319
当代趋向	329
结论	353
第十八章 结束语	356
长期的争论	358
结论	364
人名索引	365
主题索引	379
参考文献	393
译后记	454

第十一章 思维和语言

335

思维和学习过程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进行思维的主要手段——概念——是学习得来的。而且，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大量思维活动是依据记忆，回想，和记忆表象进行的。的确，很多称之为思维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回忆。例如，当某人说“我希望我能想起他的名字”时，他就是在回忆过去学到的什么东西。

然而，也有其他的例子说明思维和简单记忆有明显不同。某一农村的男孩，坐在干草堆上“建筑西班牙城堡”，他是在幻想，一种依赖于记忆的思维形式，但又远远超越记忆去想象一些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很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或者请想一想某一科学家，他在忙着寻求一项课题的解答。他也利用过去学到的概念，但这一类型思维的特征是新的关系的发现。于是，思维便有了许多形式。这里作为起点，让我们试对较重要的形式进行分类，以便得到适当的定义，作为本章讨论各种理论体系思维观的参照。

思维的类别

也许最原始而又最基本的思维类型就是简单联想了。简单联想又可分为两类：自由的和有控制的。只要思想者随意识漫游，如晚上要入睡时常会发生的那样，他便在自由联想。在这样的时刻，记忆似乎总是从一件往事飘移到另一件，直到遐想者自己对于那一长串在意识中接连通过而只有松散联系的事件也感到十分惊奇。看一看心理学中采用的自由联想也很有意思。从理论上

说,进行自由联想的患者已解除“防范”;因而,往常受到压抑的记忆和冲动现在也能到达意识的前沿了。

有控制的联想则相反,这时思维是受到约束的。因为受试者必须以一定类型或一定形式的联想做出反应。例如,以反义词对刺激词做出反应。于是,假如实验者说的刺激词是“明亮的”,受试者就以“黑暗的”回应。就必须做出对立的反应而论,约束的程度是很高的。然而,要受试者做出同义词反应时,便容许有稍许宽些的幅度。

在幻想、空想和梦(不论白天和夜晚)中,流经意识的联想是不受思想者有意识的努力所指导的。然而,在这一类思维中,思维模式之间要比自由联想中的思维有较高的组织程度和相互联系。可以说,有一个主题在思想者的脑海中奔驰。的确,如普通经验告诉我们的,夜梦可能有高度的结构性和真实感,因而醒来时梦者也不能肯定自己是在作梦还是在经历真人真事。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幻想、想象和梦中的主题和故事是和思想者的动机过程有关的。往往这种观念活动,就个人在想象中才能得到而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这一意义说,都是愿望的实现;或者,如在幻想中常见的,这种作用可能纯属娱乐性质。一个人不能所有的时间都盯着现实。

我向思维(*autistic thinking*)是受思想者的需要而不是受现实的要求所控制。就这一意义说,我向思维同幻想、想象和作梦有密切关系;因此,有些心理学家对这些词的运用多少有些不加区分。然而,我向思维有时是能同幻想、想象和作梦相区别的。例如,让我们设想一位科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偏见(科学家确实有偏见)而倾向某一特定理论。他对实验发现的解释可能完全无意识地受到歪曲以支持某一理论观点,尽管他也做出最大努力要客观些。^①因

^① 达尔文有一次说过,他总是很留心记载任何不利于他的进化论的资料,因为,假如不这样做,他往往会忘掉这种资料。

此,同常常是有意识的幻想、想象和作梦相对比,我向思维往往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无意识的过程,那是难以探查的。

泛灵论是一种思维,有这种思维方式的人把生命或生命的属性赋予无生命的对象。我们将看到,这一思维形式在幼儿中很普遍,他们很容易把生命或有意识的觉知赋予云彩、天体、风和其他自然现象。

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维是高度有指导、有目标的观念活动。有时,主体可能从事于推理活动以发现新的关系;或者他可能只是在回忆一项能解决某一项数学课题的公式。或许,思想者是一位哲学家,正在扶手椅中思索,力图改善某一传统的伦理体系。在又一种情况中,思想者可能是一位艺术大师,正在考虑如何发展一个新的绘画学派。这几个例子表明,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思维有许多形式——形式如此之多,以致要就思维这一大的类别列出详尽细目竟要占用一整本书的篇幅。

我们这一有关思维主要类型的简短提纲可以说明,概念形成是一种带有许多侧面的过程;因此,往往有必要指明我们所研究的观念活动是属于什么类型的,而不能只用浮泛的词“思维”来说明问题。337 在我们对于有关思维问题的体系心理学的审查中将明显看出,研究者意识到思维过程种类繁多,曾发展了不同的理论或体系,试图说明思维的某些类型或方面,而不是在某一单一的、综合的理论中包容作为一个整体的思维过程。

历史背景

我们关于早期知觉与学习心理学曾不得不提及的许多问题当然也同样与思维有关。哲学家和先驱实验心理学家曾谋求通过元素研究了解高级心理过程的性质,他们确信思维能还原为更简单

的过程。我们在前几章中曾指出，心理化学在经验论者和联想主义者中是很流行的，并且——除促进联想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的发展以外——还引导到冯特和铁钦纳构造派心理学的创立。由于构造主义者的根本目标是对心理内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把冯特、铁钦纳和他们的追随者归并在“内容”心理学家的大标题下。

奥地利学派和维茨堡学派

然而，在冯特和铁钦纳发展构造主义的同一时期，两种相反的运动在心理学中发展起来，两者都在欧洲大陆和美国得到支持。在欧洲，内容心理学的主要倡导者是南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学者，他们合在一起称为奥地利学派。这一学派着重研究意向或心理动作(acts)和机能(functions)，而不是把意识内容(conscious content)作为心理学的主题。这一学派后来也称为动作〔或意向〕心理学学派，是弗兰兹·布伦塔诺(1838—1917)——一位具有多方面兴趣和强烈理论倾向的人物——所创立。布伦塔诺主张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心理动作而不是心理内容；或者，换一种说法，心理学应该是对心理过程而不是对心理结构的研究。例如，看一种颜色的心理活动必须同看到的東西区分开。红这一感觉内容和感受红这种经验是不一样的。心理动作必须作为动词——在观看，在感觉，在感受，在思维，等等，而不作为名词——感觉、感情状态、表象等等来理解。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机能主义者詹姆斯、杜威、安吉尔和卡尔——他们也反对构造主义——主张心理学的主题应该是对心理过程与行为过程而不是对意识内容的研究。因此，他们在反对构造主义中发现与意向心理学家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虽然他们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成员。

另一个以反对冯特和铁钦纳而闻名并很有影响的对立团体是

由奥斯瓦尔德·屈尔佩(1862—1915)所领导。屈尔佩本来是冯特的追随者,后来与冯特分道扬镳,另外创立了一个学派,称之为维茨堡学派。这个名称是从维茨堡大学得来的。在那里,屈尔佩于1894年接受了心理学教授的职位,并建立了一个实验室,曾在一段时间内和冯特的莱比锡实验室在重要性上相抗衡。 338

与奥地利学派不同,屈尔佩和他的合作者不排除意识内容作为心理学的主题;他们也不摒弃内省法。他们仍然作为内容心理学家但扩充了内容研究,把包括思维在内的高级心理过程也纳入研究范围,那是冯特曾说过不可能通过内省取得研究成果的。

在他们早期的内省作业中,屈尔佩和他的学生试图找出一种思维元素能相当于冯特的感觉元素和感情状态元素。他们失败了,并得出结论,认为思维是一种无表象的过程。这一发现引导到无表象思维的概念,它表明了这样的事实,即:思维能具有含意而并不荷有具体的表象。我们将看到,这一发现后来导致同铁钦纳和冯特学派的一场争论,但我们先应注意维茨堡学派提出的另外两个概念:意识和心向,或决定倾向。意识态度曾由屈尔佩的学生卡尔·马尔布加以说明,他发现,在判断重量时,受试者显露出一些意识内容——踌躇、怀疑、摇摆、联系、确信,等等——那不能被认为是感觉或表象,而是新的状态,称为意识态度。

决定倾向,按照纳齐斯·阿赫的说明,是一种心向,或在思维过程中持续存在的准备状态。例如,在解决一项课题时,一个人具有一种始发的心向对付任务(维茨堡学派称为 Aufgabe*)。这项任务对意识施加一种直接的控制倾向,但这一倾向坚持或继续着,直到任务完成。阿赫认为,决定倾向不一定非要有意识的才能产生某种影响,他同意屈尔佩和马尔布关于无表象思维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奥地利学派和维茨堡学派达到了类似的看法,

* 德文,意思是课题或任务。——译注

尽管他们研究中起初有差异。就是说,他们同意,思维是一种序列过程(sequential process),那是不能仅仅用审查它的意识内容的方法取得研究效果的。在这方面,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他们从机能主义者得到支持,也从完形学派及其对思维定向性的强调得到支持。

这在当时就是心理学界关于思维过程的讨论情况,铁钦纳就是在这个时候接受挑战并解决构造主义和敌对学派之间的分歧的。

构造主义对思维过程的看法

339 铁钦纳对思维的说明^①——他的教科书第九章即以“思维”为标题——是以一种激烈争论的语调开始的。读者会忆起,铁钦纳曾宣称,意识可以还原为三种基本元素:感觉、表象和感情。从奥地利和维茨堡两学派的实验室发出的报告大意是说,对思维过程的内省揭示了“意识态度”、“无表象思维”和“关系的基本过程”的存在,这已引起他的注意。所有这些观念活动似乎都不能根据构造主义者的传统三元素做出解释;而且,甚至更使人为难的是,这些活动可能不得不被认为是新元素。

铁钦纳对于思维的说明大部分是反驳这一对构造主义的挑战,而不是就思维过程问题提出什么独创的看法。我们并不是责备铁钦纳有偏见。他的论断是公正的,认为只靠意见自身是不足以解决那些争端的,谁是谁非只有经过进一步实验才能判定。我们想强调的是构造主义心理学对思维领域所做贡献的弱点。铁钦纳的简单元素论不足以对付认知过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但是,我们仍有必要概述他在那时争论中所持的立场,因为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早期理论体系关于思维的极其重要的观点。

^① 我们的阐述依据铁钦纳的《心理学教科书》(1910)。

意识态度可以用“踌躇”、“摇摆”或“异议”等一类日常概念为例来阐明。“这是新颖的”这一态度的强烈意识状态能分析为我们已知的意识元素吗？最初的内省报告一般都认为这样一种态度是不能分析的。铁钦纳却持有相反的看法，认为这样的意识态度是能分析的，其他研究者感到的困难是几种实验错误造成的。

第一，他认为在思维领域中进行研究的心理学家已成为暗示的牺牲品，以致当观察者发现意识态度不能分析时，别人则往往认为这些观察者的发现是理所当然的因而不再充分地严密地进行他们自己的调查研究。第二，铁钦纳指出，态度会由于重复而“变弱”，于是，起初调节态度的视觉表象和言语表象在我们对某一态度进行实验室研究时便不再存在。结果是，有关的思维过程似乎成为无表象的和无感觉的了。正是这样的发现在支持那种认为有新元素存在的论点，因为，假如思想不依赖于意识元素，它就必然自身作为一种新元素单独成立而与原始三元素并列。第三，铁钦纳认为，某些观察者已陷入一种错误，他们是在报告他们的观念，或把态度作为观念报告，而不是看得远些，看到观念或态度由以形成的那些元素。这类似描述某一物体时所发现的情境，这种描述是根据它的普通含意（刺激误差）^①，而不是根据那些由物体刺激所引起的原始意识过程做出的。

铁钦纳还讨论了其他与观念过程的分析有关的困难，但上述三点足以表明对思维过程进行内省探讨时所存在的问题和陷阱。然而，铁钦纳确信，这些困难是人为的实验造成的，较严密控制的观察最终将克服这些困难，并支持构造主义观点。他报告了他自己 340 实验室得出的阳性结果，表明多数态度在进入观察者意识时受到“注意”并“作为注意的焦点在环境所容许的限度内受到尽可能仔细的审查”（1910, p. 516）。据铁钦纳的意见，结果是无可怀疑的：

① 参看本书第三章。

“所有报告都表明了同样的特征：视觉表象(不论是形象的还是符号的),内部语言,动觉表象,器官感觉。没有任何无表象成分的迹象!”(1910,p. 516)就这样,“意识态度”和“无表象思维”两问题都被铁钦纳在同一时刻解决。

“所谓基本的关系过程”被铁钦纳描述为一种意识状态,这种状态是在“假如”、“和”、“但是”、“之于”(“is to”)等一类概念出现在观察者意识中时发生的。有些内省主义者确信,这一类词语所表达的意识关系是基本的思维过程,不能还原为感觉、表象和感情。用铁钦纳自己的话说,这个问题及其可能的解决如下:

例如,问观察者,“伦敦之于英国就象巴黎之于——?”(“London is to England as Paris is to——?”)或:“眼睛之于脸就象湖泊之于——?”要求他根据前一对词得出的关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提出对全部经验的内省说明。所得结果可以分为三类。空白可能在指导语的压力下无须任何关于关系的意识就能填好;转移的关系可能由视觉表象或由内部语言所传递;最后,这种关系也可能不带有任何形象成分而仅仅作为一种“无表象思维”在意识中存在。从这些结果得到的结论是:“对关系的感受和对感觉质的感受是同等级的;每一关系感都是一种简单质。”(1910, p. 512)

铁钦纳和他的合作者以他们所特有的直截了当的方式解决观念关系问题,而从实验室得出的结果对于“无表象思维”或“基本的关系过程”的支持者绝非有利。相反,据绝大多数的内省报告,对于关系的意识总是伴随着感觉表象或言语表象的。

在他讨论的末尾,铁钦纳总结说,构造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只有三种基本过程——感觉、表象和感情——是成立的。他接着继续讨论其他认知过程,如语言、抽象观念和判断。我们无须追溯这些观点的形成过程,因为这样做只不过是增添几个例子。据他看,问题完全一样:即如何把那些复杂而往往难以捉摸的思维过程分析为